



朝鮮史略卷之三

高麗紀

太祖神聖王

十九年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甄萱請討賊子神劍王與萱

親率三軍趨天安進次一善神劍率文武官僚

出降得逆臣能與數罪誅之以神劍為人所脅

且歸命乞罪特原之萱憂懣發疽死於黃山佛

舍王入後百濟都城流良劍龍劍於真州尋殺

之授萱婿朴英規爵佐丞

英規嘗與其妻議請降兼慰萱

王自制政誠及誠百僚書頒中外以勵臣子節義

二十年西天竺僧來王備兩街威儀法駕迎之始行後晉年號

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賜星主王子爵

二十二年佐丞龔直卒直燕山昧谷人有勇略新羅末為本邑將軍見時方亂投後百濟甄萱以其二子直達金舒及一女為質直知萱無道必亡就與其子直達諭以歸附高麗之意直達

喜而勉之直遂與其子英舒來朝王拜大相萱怒收直達及弟妹烙斷股筋直達死及百濟滅金舒得還至是直卒謚奉義

二十三年初定役分田

自朝臣至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

大小給之有差

改諸州郡號以慶州為大都督府

大匡庾黔弼卒黔弼平州人以將略仕太祖凡出征受命即行不宿於家嘗被讒流鵠島後上書召還運州之役甄萱詐要和親黔弼獨以為

不可不戰乃以勁騎數千突擊之熊津以北望風自降又為征南將軍遇神劍於槎灘百濟軍不戰自潰及卒謚忠節

二十四年契丹遣使來歸橐駝五十匹王以契

丹嘗與渤海連和一朝殄滅此為無道之國流

其使於海島繫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史臣曰契丹之

失信於渤海何與於我而為渤海報復自是邊釁日深貽謀之失可勝嘆哉

二十六年王製訓要十條以訓後嗣史臣曰麗

韓創業垂統宜往來古先哲王貽謀燕翼之道垂憲萬世可也今作訓要其條凡十而一則曰

奉佛二則曰創寺丁寧反復乎燃燈八關山水地理之說從諫遠讒輕徭薄賦儆戒無虞故居其末欲以此而訓後世其可乎

王薨壽六十七太子即位遺命喪葬悉從儉約

以神惠王后柳氏祔葬史臣曰太祖御下以寬待人以誠甄萱父子相

夷則伐而取之金傳君臣來附則禮以待之契丹侵滅與國則絕之渤海失地無歸則撫之屢幸西京以為根本之地親巡北郡以鎮獷悍之俗草創更始雖未遑於禮樂其規模遠略深仁厚澤固已培養五百年之國脉矣

惠宗義恭王諱武字承乾母吳氏

元年後晉出帝開運元年平章事崔彥撝卒彥撝新羅人

自少能文十八入唐登第四十二還國拜瑞書院學士新羅歸附太祖命為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謚文英其子光胤以賓貢進士入晉遊學流星犯紫微

大匡王規謀立廣州院君

太祖納規女生院君

將行大逆

崔知夢奏將有變宜移御王潛徙重光殿得免

亦不罪規

史臣曰太祖不知規之匪人付托孤君弱臣強之端已兆於此若康兆資謙仲夫義方之徒接迹於世而忠獻一家四世專擅仁俊林衍日新相繼跋扈由其不能謹之於始也

王以長公主妻弟昭公主從母姓稱皇甫氏

史臣

曰取妻不取同姓禮也况至親乎

二年王薨於重光殿弟堯即位誅逆臣王規及其黨三百餘人王器度恢弘從征百濟有功然

自經王規之亂多所疑忌喜怒無常內外嗟怨

定宗文明王

諱堯字義天太祖第二子母神明王后劉氏

元年

開運三年

王奉佛舍利步至開國寺安焉

二年始置光軍司

初崔彥撫之子光胤以賓貢入晉為契丹所虜以才見用

知契丹將侵我為書報之故選軍三十萬號光軍

始行後漢年號

四年大臣王式廉卒式廉太祖從弟也以勤恪

久鎮西京定王規之亂及卒謚威靜

王薨弟昭受禪立王信圖議將移都西京大營

宮室怨讟胥興

光宗大成王

諱昭字日華

元年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

大風拔木王問禳災之術司天

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常讀貞觀政要

史臣曰光宗之治止

於光宗而已者豈不由於法唐宗不法帝王而然歟

二年始行後周年號命翰林學士雙冀

冀周人隨冊命

使薛文遇而來病留上表請為僚屬遂擢用其父哲聞冀有寵亦來

知貢舉試以

詩賦頌及時務策自此文風乃興然冀倡以浮

華之文貽弊後世

命有司按檢奴婢推辨是非奴多背主陵上

十一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

定百官公服

元尹以上紫衫中壇卿以上丹

衫都航卿以上緋衫小主簿以上綠衫

評農書史權信譖大相俊弘佐丞王同等貶之

自是奴訴其主子讒父母囚圜常溢別置假獄

人人畏懼莫敢偶語

十四年

宋乾德元年

始行宋年號

內議令徐弼卒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吏事進王嘗賜金酒器弼不受曰服用明等衰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時王禮重投化唐人擇臣僚第宅與之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獻焉王問其故對曰今投化唐人擇屋而處世臣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為子孫計及臣之存請取之庶無後悔王感悟不復奪臣僚第宅又內廡

馬死王欲罪主者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以爭主者得免其謇諤類此謚貞敏

二十六年王薨王聰明聽斷始可與有為而猜復日深邪佞得志誅夷骨肉屠害將相衆心離解斷喪邦本雖有文雅之美不足稱也太子卽位還流竄減租調毀假獄焚讒書中外大悅

景宗獻和王

諱佃字長民

元年

宋太平興國元年

禁擅殺復讐

先朝被讒人子孫復讐擅殺故禁之

始定職散官各品田柴科

客星犯帝座

內議令崔知夢奏願戒宿衛

王承等謀逆伏誅

六年王稱疾留內禪於堂弟開寧君治薨於正寢王初鑒前王之失焚讒書雪冤獄遽厭萬幾沉溺聲色昵近小人疎遠君子政教衰替

成宗文懿王

諱治字溫古太祖孫

元年

太平興國七年

改官號

以內議省為內史門下廣評省為御事都省

令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上柱

國崔承老上書論列祖宗行事之美惡以及時

君政治之得失皆指斥無隱承老蓋見王可與

有為故進此書未幾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王祈穀於園丘

祈穀籍田始此

始置十二牧

始定三省六曹七寺

始臨軒覆試進士

新定五服給假式

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

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日

五日總麻三月給七日

六年內史令崔知夢卒知夢幼名聰進性清儉

慈和聰敏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太祖聞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曰必統御三韓太祖喜改名知夢及卽位入侍禁中惠宗授司天職定宗賴先機奏變誅王規嘗從光宗幸寺被酒失禮貶隈傑縣令景宗召還授內議令王卽位加左執政守內史今年八十二卒謚敏休

置十二牧經學醫學博士各一員

宋遣禮部侍郎呂端來冊王爵

始定五廟

守侍中崔承老卒承老慶州人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嘉之自是委以文柄盡忠累代拜侍中封清河侯年六十三卒謚文貞

置修書院於西京令諸生抄書史籍藏之

始立社稷

教略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

長也穀多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自聖祖至累朝未置夏松之祀尚虧周粟之禋其令羣

工擇地

置壇

流郁於泗水縣

郁太祖第八子丞景宗妃皇甫氏王知之乃流於外妃生一子

而卒初妃夢登鵠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
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至是夢果驗其子卽詢
也是爲
顯宗

十二年置常平倉於兩京及十二牧

契丹遣蕭遜寧侵西鄙攻蓬山郡至安戎鎮王

幸西京次安北府不得進中軍使內使侍郎徐

熙請行奉國書如丹營遜寧欲令拜於庭熙據

禮往復不屈乃升堂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

曰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

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是以來討熙

曰我國卽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若論地界

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鴨綠

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其間朝聘之不

通女真之故也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強遂具

以聞丹帝許和勅罷兵

史臣曰方遜寧之入寇也

羣臣獻議或乞降或割地徐熙獨力陳不可欲與一戰卽寇準親征之策也卽使契丹抗禮不屈強虜懾服終講和親其奉使得體又豈下於富弼乎

始行契丹年號

始置鴨綠渡勾當以李承乾爲使尋遣河拱辰

代之

定十道曰中原道曰關內道曰河南道曰江南道曰嶺南道曰嶺東道曰山南道曰海陽道曰朔方道曰沮西道

平章事崔亮卒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王在潜邸引為師友及即位累遷至內史侍郎謚匡彬

十六年王疾大漸召姪開寧君誦傳位平章事王融請赦王曰死生在天何至釋有罪枉求延

命乎遂薨誦即位王天資嚴正器宇寬洪立宗社崇節義求賢卹民以移風易俗為務政治有可觀者然以光宗之女弘德院君之妻為妃其失大矣

穆宗宣讓王

諱誦字孝伸景宗長子母皇甫氏

元年

宋咸平元年

太保內史令徐熙卒熙弼之子十

八擢科甲成宗幸西京欲微行永平寺熙上疏諫乃止又從成宗於海州王幸熙幕欲入熙曰臣之幕非君所臨也命進酒曰臣之酒不敢獻

也癸巳之役至丹營抗禮不屈鄭又玄以越職論時政忤旨當誅熙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又玄論事甚合時病成宗感悟擢又玄御史熙年五十七卒謚彰威

六年千秋太后皇甫氏與外族金致陽通生子謀為王後忌大良君詢逼令為僧出居三角

山神穴寺

詢出家初寓崇教寺有僧夢見大星隕庭變為龍俄變為人即詢也

七年門下侍郎韓彥恭卒彥恭嘗從王幸平州日暮寒甚王駐輦道傍酣飲不行彥恭進曰臣

等醉飽奈軍士何王促駕入行宮其遇事直言

多類此謚貞信

九年六月震天成殿鴟吻又彗星見

十年有山湧于耽羅海中

十二年王不豫恐有內變召給事中蔡忠順密語曰太祖之孫唯大良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順出語沆沆亦以為然忠順入內遂草王與大良君書授皇甫俞義迎詢于神穴寺王仍徵西北面巡檢

使康兆入衛

大良君詢即位康兆廢王為讓國公初被黜人

魏從政崔昌等欲構難謁兆於洞州龍泉驛給

之曰王疾篤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恐公握兵

不從矯命徵之兆懼還營與李鉉雲等領兵至

廢王為讓國公誅致陽父子流其黨及太后親

屬於外大良院君自神穴寺來即位

康兆弒前王于積城太后遜于黃州李齊賢曰齊桓尸姜

始皇轅毒何救萬世之恥哉穆宗不戒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羅其殃社稷幾至於亡惜哉

顯宗元文王

諱詢字安世安宗郁之子母孝肅王后

元年

宋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復燃燈

國俗正月望燃燈二夜成宗廢

之及八關會

契丹主先遣使來問前王之故自將步騎四十

萬渡鴨綠江至通州執康兆誅之乘勝長驅攻

西京

通州之役丹兵破三水砦兆驚起恍惚若見穆宗立於其後叱之曰天伐詎可逃耶

兆即脫鞶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丹兵已縛兆以去丹主斬之

王南幸

智蔡文奔還奏西京軍敗狀羣臣議降姜邯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但當

避其鋒耳遂勸南行蔡文亦請從王嘉之乃與后妃及蔡忠順等禁軍五十餘人出京城南奔

二年契丹主陷京城

河拱辰至丹營乞班師主留之

丹兵退興化鎮巡檢使楊規邀擊前鋒於艾田

斬一千餘級俄而大軍奄至規與龜州別將金

叔興力戰矢窮俱陷陣死之鎮使鄭成追丹兵

於鴨綠江擊之溺死者甚衆

王發自羅州還京都

賜智蔡文田贈楊規工部尚書金叔興將軍歲

廩粟母妻并錄其子

刑部奏趙容謙柳僧虔李載崔檝崔成義林卓

於南華之時驚動行宮請除名支配從之又流

康兆之黨卓思政朴昇崔昌魏從政康隱於海

島

契丹主殺河拱辰

拱辰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人有知其謀告之丹主鞫

之拱辰對以實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不願生事大朝辭益厲遂見害

五年

宋祥符七年○契丹開泰三年

遣內史舍人尹微古如宋

請歸附如舊帝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以奪軍田充祿俸激衆怒
 率諸衛作亂流中樞院使張延祐日直皇甫俞
 義王罷御史臺置金吾臺罷三司置都正署令
 武官常參以上皆兼文官史臣曰人徒知武夫
 之勦殺文臣自領其
 職在於毅宗之朝而不知已基
 禍於顯宗易置官府之時也

王僞遊西京誅逆臣金訓崔質及其黨是時武
 臣用事布列臺閣朝綱紊亂和州防禦使李子
 琳與日直金猛協策諭王以漢高雲夢之遊遂
 幸西京宴羣臣於長樂宮乘訓等醉襲殺之史臣

曰特出於一時之幸耳非人君
 奉天討罪誅亂禁暴之義也

契丹遣使又索興化通州龍州郭州龜州

等六城前此再遣
 使索之

以徐訥為中丞初憲臺栢樹枯
 死至是復生

復行宋年號

高勾麗新羅百濟王陵墓並令所在州縣修治

禁樵採過者下馬

以姜邯贊為西京留守內史侍郎平章事王手
 書告

身後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
 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為左衽人 蔡忠

順為吏部尚書叅知政事

契丹蕭遜寧率兵來侵姜邯贊姜民瞻等前後

戰於興化鎮及龜州大敗之以姜邯贊檢校太

尉門下侍郎天水縣開國男

十一年以安西道屯田施納玄化寺三省論駁

不從

贈崔致遠文昌侯

初太祖在潛邸致遠貽書有雞林黃葉鵠嶺青松之句故

謂有密贊乃加是命

薛聰弘儒侯並從祀先聖廟庭

知中樞府事姜民瞻卒民瞻晉州人起自書生

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著戰功

十五年

宋仁宗天聖二年契丹太平四年

禮部尚書周佇卒佇

宋温州人穆宗朝隨商舶來蔡忠順知其才奏

留之遂掌制誥兩朝交聘辭命多出其手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沆卒沆彥撝之孫性聰悟

沉訥寡言善斷清儉持家一介不取於人計月

請俸無甌石之儲但酷信浮圖請復八關修皇

龍寺塔又捨私第為佛宇謚義

右僕射智蔡文卒

史臣曰契丹權重兵壓境三軍敗衄思政給道秀而夜遁

朴暹挈妻子而南奔李元崔昌金應仁國近之徒亦皆接踵亡匿蔡文自西京奔還與邯贊共贊南幸之計卒能保護三宮旋軫京師不失舊物壯矣哉其臣若背君天必誅之之言既足以激一國忠義之氣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之語又足以為扶植綱常之本其他如昌化丹棗之變出萬死之力捍衛艱難斯皆扈從諸臣所不能者

二十年千秋太后卒史臣曰穆宗之遇害乘輿之播遷契丹之侵軼皆千秋淫穢不禮之所使也特書于策者深著大惡不道之罪也

築開京羅城姜邯贊請築之

侍中姜邯贊卒邯贊衿州人性清儉不營產業少好學多奇略體貌矮陋衣裳垢弊正色立朝

臨大事決大疑屹然為邦家柱石年七十賜几

杖辭職歸城南別墅謚仁憲年八十四世傳有

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於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為邯贊後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

二十二年王薨王性聰悟敏於學工詞翰太子

欽卽位史臣曰顯王以姨母貽孽戎臣構逆強鄰伺釁京闕俱燼乘輿播遷艱否極矣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武修文薄賦輕徭登崇俊良修政公平內外底寧農桑屢稔可謂中興

德宗敬康王諱欽字元良母元成后金氏

元年宋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以王可道監修國史李端

為平章事黃周亮皇甫義為參知政事舊制宣麻

於家至是集百官宣於乾德殿

命平章事柳韶創置北境關防自國內城界鴨綠江入海處東

涉朔州等十四城祗和州等三城延袤千餘里以石為城

三年宋景祐元年納顯宗女為后

以崔冲為刑部尚書

王寢疾傳位于弟平壤君亨薨平壤君即位王

性剛斷有執居喪能盡子之孝為政不改父之

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朝廷無

欺蔽而民安其生李齊賢曰慶陵朝頭隨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記有曰德

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見其事唯俚語相傳言鳳鳥來儀於威鳳門羣鳥隨而噪

之鳳乃飛去國人憎鳥少長持弓彈射德宗一代京城無鳥夫鳳羽族之長也為羣鳥所逐豈

曰鳳哉盖韻記之無稽耳

靖宗容惠王諱亨字申昭德宗母弟

元年宋景祐二年凡教令稱制至肅宗始稱詔

築長城於西北路松嶺東以扼邊寇之衝

二年祔德宗於大廟初王問昭穆之制於輔臣徐訥黃周亮等言惠定光

戴同班為昭景成為穆穆宗為昭而顯宗為穆則二昭二穆與太祖為五廟今祔德宗數過五

廟請遷惠定光三宗藏於太祖廟西壁戴追王之主遷祭於其陵可也劉徵弼言太祖在曾祖行親未盡故惠定光三宗不必遷唯遷戴宗於陵而祔德宗於此室可矣周亮等言前典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由是觀之自禰祖曾高而上論親盡未盡非以旁親論也惠定光在從祖行不可比於親祖三宗宜遷毀王謂一時而遷四神主意所未安乃從徵弼議

三年以劉徵弼黃周亮同平章事崔齊顏崔冲

叅知政事

四年門下省乞放東池白鶴山羊等類王從之

五年

宋寶元二年○契丹重熙八年

立賤者從母法

六年以楊帶春為安北大都護府副使

帶春立志峻拔

多智略習日兵事故崔冲奏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出外不允

判御史臺事李周佐卒

周佐東京人登第歷臺省立朝四十餘年倜儻

瓌偉時稱得大臣體

內史令徐訥卒謚元肅訥熙之子弼之孫三世

為宰相

初弼祖神逸郊居有鹿犇投神逸拔其箭而奏之夢有人謝曰鹿吾子也願君

不死當令公之子孫世為卿相云

十二年王薨弟樂浪君即位有司奉遺命山陵

制度悉從儉約

文宗仁孝王

諱徽字燭幽顯宗子母元惠太后金氏

元年

宋慶曆七年

以崔冲爲侍中金令器金元冲爲

平章事朴有仁李子淵爲叅知政事

三年饗國老庶老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下至

鰥寡孤獨癡疾無養者賜物有差

八年定田制

凡田品不易之地爲上一易之地爲中再易之地爲下其不易山田

一結準平田一結一易田
準二結再易田準三結

十年

宋嘉祐元年○契丹清寧二年

創興王寺於德水縣移其

縣於楊川知中樞院事崔惟善諫曰唐太宗不

許創立寺觀我太祖訓要亦曰嗣王及公侯臣

僚無得爭修願刹奈何竭民財力以危邦本耶

王優答之異日入侍王曰諫諍是忠從好佞惟

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又御史盧成且忤旨

王怒命解冠幘將縛之惟善諫曰朝官有罪當

行有司王怒霽只罷其職

分遣撫問使兼侍御史李攸績金若玠崔尚安

民甫閔昌壽于十三道按驗諸州郡守令勤慢

清濁

作長源亭於西江餅嶽南

道說明堂記曰西江邊有君子御馬明堂

之地自太祖統一丙申歲至百二十年就此創構國業延長至是構亭

十一年隕石于黃州州人上其石禮司以為自

古有之此常事不關災祥王可其奏還其石

始行封緘之法

時署科甚濫中書舍人鄭惟產請之

二十年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二十二年守太師中書令崔冲卒謚文憲

冲海州大

寧郡人風姿瑰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朝擢甲科第一歷仕四朝資兼文武出入將相年至七旬乞退然軍國大事悉就咨焉自顯廟中興干戈纔息未遑文教冲收召先進教誨不倦諸生填溢門巷遂分九齊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舉者必先隸徒中學焉自後舉子亦皆

隸名九齊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冲徒為最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

時謂海東孔子

王出子煦及窺為僧

史臣曰文宗號稱賢主而溺於異教使二子出家要

福田利益其源一開子孫視為家法祝髮為僧者實繁一時名門大族爭慕效之立嫡立嗣顧為末事其禍權輿於煦窺至冲曦極矣

二十六年

宋熙寧五年遼咸雍八年

校尉臣身謀廢王立王

弟平壤君基事覺伏誅

二十八年錄文昌侯崔致遠五代孫善之為都

染署史

二十九年

遼大康元年

門下侍中崔惟善卒謚文和

惟善冲之子惟善為中書令弟惟吉攝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

三十一年創安興寺以待宋使

大府少卿李唐鑑奏中朝使命

往來高巒島亭稍隔水路請於貞海縣地創亭為迎送之所從之

東蕃作亂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文正及同知中

樞院事崔奭等將兵三萬出屯定州大破之

三十七年王薨王性聰哲好學善射志略宏遠

寬仁容眾上事遼宋下交鄰國民賴以寧時號

治平獨其佛宇塔廟之盛為盛德累太子即位

少有疾哀毀疾篤薨於喪次弟國原公運即位

李資仁如遼告喪帝詰問二君連逝必有他故資仁對辯切直帝引見慰諭

宣宗思孝王

諱運字繼天順宗母弟

二年

宋元豐八年遼大康十一年

御宣政殿聽斷死囚停音

樂進素膳

王妹積慶公主適王弟扶餘侯滋

四年以崔奭守太尉判吏部事監修國史崔思

齊參知政事朴寅亮同知中樞院事

八年門下侍郎平章事柳洪卒

洪武人精於春秋左氏傳及兵

家秘訣每國家有虞疑寤寐精思引古決策多有中者時議重之

九年參知政事崔思諒卒

思諒儀表端雅沉靜寡言秉國鈞主文柄

名重一時

十一年王薨元子昱即位王聰慧恭儉博覽經

史然遊幸無度多創寺塔天怒民怨災異屢興

獻宗恭殤王

諱昱宣宗子母思蕭太后李氏

元年

宋紹聖二年遼壽隆元年

正月日有暈兩傍有彗

太史奏曰

有彗近臣亂諸侯欲有反者王幼不知修省

李資義謀反伏誅

初宣宗於思蕭太后生王又納侍中李頰之女元信公主

生漢山侯昀資義公主兄也以王幼弱不能聽決萬幾謀欲立昀至是聚兵將舉事劄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衛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崔忠伯等

以王國髦權尚書兵部事時王室微弱而權歸

武將識者嘆之

王禪位於叔父雞林公熙熙即位

李齊賢曰顯之三子兄弟

相傳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夭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嗣是為獻宗國人習熟見聞乃謂宣有五弟而立孺子以是歸罪何不思之甚也唯不得周公於親博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遺大投艱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為誠哉

肅宗明孝王

諱顯字天常初諱熙宣宗母弟

元年前王出居興盛宮

金謂礪上書請遷都南京

其書略曰道說記云高麗有三京松岳為

中京木覓壤為南京平壤為西京四時各宜所
住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覓壤今時正當巡
駐新京之期伏望於三角山南木覓北平建立
都城王置南京開創都監遣崔思諷尹瓘等相
之思諷等奏云臣等就慮原驛視山水不合建
都唯三角山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請隨形建
都王從之

右僕射叅知政事朴寅亮卒謚文烈寅亮文詞

雅麗宋熙寧中與金覲使宋其所著述宋人稱

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集

遼嘗欲過鴨綠江為界寅亮修表曰

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
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弊境回長
沙之拙袖抃舞昌辰
遼帝覽之寢其議

二年前王薨于興盛宮

東女真寇鎮溟縣東北面兵馬使金漢中遣判

官康拯與戰克之斬首四十級

始設鑄錢官使錢

使猶行也

三年民貧不能興用命州縣出米穀許民貿易

使知錢利

始用銀瓶為貨其制以銀一斤為之像本國地

形俗號闊口

七年

宋崇寧元年○遼天祚帝乾統二年

宰相邵台輔等奏國學

養士糜費不貲實為民弊中國之法難以行於

我國請罷之不報

史臣曰台輔罷學之請雖窮巷庸夫所不敢出諸口者肅

宗乃擢置於論道經邦之位及其三表請老盛稱儒雅不允其請何也肅宗非不知其為人特以其溺於立已之私恩而昧於擇相之公義也時稱肅宗好文其好文也豈亦玩心於章句之末而與羣臣賦詩唱和而已耶

置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各

置店鋪以興使錢之利

禮部奏我國教化禮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

不在祀典乞使求其墳塋立祠以祭從之

遼遣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金

緣為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並轡出郊

雪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緣即對曰旗

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

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八年東女真太師盈歌遣使來朝

有本國醫自完顏部來言

女真居黑水者部落日強兵益精悍王遣使相通即金之先也

以崔思諷為門下侍中林幹為門下侍郎平章

事李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柳伸為僕射正堂

文學崔弘嗣為樞密院使尹瓘知樞密院事

命林幹伐東女真

女真本靺鞨遺種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及盈歌鳥雅東為

酋長頗得眾心界上有連山險絕人馬不能渡間有一徑俗謂旄項若塞其徑則女真路絕故

邀功者獻議請出師平之幹與女真戰於定州城外敗績

初

侍林彥主出兵之議直史館李承日兵凶戰危不可妄動彥當無事時欲用兵生釁不可也王

不聽幹又邀功引不復以尹瓘為東北面行營教之兵遽出與戰敗

兵馬都統與女真戰斬三十餘級我軍死傷陷

沒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請和結盟而還

政堂文學柳伸卒

伸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少擢高第以清謹名嘗救清

州民敬之如神國家欲移都南京伸獨言其不可凡論國家事悉主忠義

十年王還自西京不豫至長平門外薨於輦中

太子俛即位王幼而聰慧及長孝敬勤儉雄毅

果斷五經子史無不該覽然遊樂頗數屢幸寺

院多致民弊

李齊賢曰以漢高知人之明欲易太子封之邊郡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昏

童乃使凶牝啄其孫殆盡然兩漢四百年臨天

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睿迄昭哀亦文帝之後也我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宗而肅宗由藩侯紹大統有子若孫繼繼繩繩以至至今四百餘年斯豈非天乎

睿宗文孝王諱侯字世民母明懿太后柳氏

元年宋崇寧五年政堂文學鄭文卒文恭儉朴

產居室卑陋僅庇風雨蒞官謹慎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奉使入宋受賜金帛分與從人將其餘買書以歸他無所求宋人多之

侍中魏繼廷三上表請老王手詔不允繼廷稱

疾不起王遣使敦諭乃入省視事御史以累旬

稱病奏覈之即上表乞退許之金富侁曰繼廷以文章名世清

白審直輔佐累朝宣宗燈夕置酒王酒酣命繼廷舞繼廷辭曰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之強宣宗寵姬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曰萬春誑惑上意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毀之書上不報宣宗遣李資義使宋繼廷為副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無所求舉世皆好佛繼廷獨不然是故國人想望大用見其施設及為相循默無所建明盖知其勢之不可為又以老病耳至是乞退上惜其去再降手詔以寵留之又遣中使而敦諭之故入朝數日復告而歸焉御史不原情而劾之豈不謬哉

二年以僧曇真為王師初欲封真為王師以右

諫議金緣為封崇使緣辭曰臣職在諫院以言

封王師之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行之則是欺

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就

平章事林槩卒槩清直有大臣風

平章事崔弘嗣等奏太史言自御松都今二百

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別創新闕

移御受朝吳延寵言其三不可一文宗作西京卒無應二近者

創南京無吉應三今新構闕毀撤屋廬搖動人民王從弘嗣議

以思肅王后李氏配宣宗廟初宣宗為國原公納李預女為妃未

幾而卒是為貞信賢妃又納李碩女生獻宗封王后及獻宗即位尊為太后薨謚思肅至是議

宣廟之配王欲以貞信配諫官奏云貞信為國原公妃年月甚淺思肅自嬪公府以至踐位內

助居多及太子繼統臨朝稱制者三年獻宗遜位於肅宗退居舊宮永無失德以思肅配便制

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更詳禮典以聞諫官復奏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序

昭穆國君如此况后妃乎請以思肅升配從之

王欲成肅宗遺志時咸州以北沒於女真肅宗有恢復之志將伐女

真發兵十七萬以尹瓘為元帥吳延寵副之瓘

與中軍兵馬使金漢忠左軍兵馬使文冠右軍

兵馬使金德珎各統兵由定州分道而進梁惟

善鄭崇甫甄應陶等領兵船出鱗道浦會之擊

破女真一百三十五村村猶屯也斬四千九百四十

級虜一千三十人乃相地築英州雄州福州吉

州咸州宜州及通泰平戎公嶮鎮等九城使林

彥作記勒功於英州廳壁又立碑於公嶮鎮以

為界以先春嶺為界凱旋王賜功臣號迎勞之是戰也

有摧陷之功庾翼宋忠朴懷節皆死之

四年還女真九城初朴景緯及金漢忠皆以更深入狄境多置城鎮為難守

禦尹瓘不聽卒如其言再出師亦未免敗軍之責時羣臣議多不同王

猶豫未決諫議金緣曰人主之取土地本欲育

民也今爭城而殺人莫如還其地而息民王然

之盡以九城還之女真來謝獻馬及金史臣曰自顯德

靖文以來昇平日久女真最號雄強而亦自歸附何負於我哉當時武臣之邀功嗜利如李日

肅林彥之徒建議侵伐李承極陳不可肅宗不聽再興師旅林幹既敗於前尹瓘又敗於後卑

辭請和忿猶未怠睿宗嗣位銳意徂征命尹瓘吳延寵將兵禱巢覆穴得九城而恢拓之足以

殺先朝之耻矣然構釁益深邊患日滋尹瓘吳延寵出師無功復還九城自古人主忽近圖而

勤遠略者靡有不快於始而悔於後肅睿之謂矣

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

分處七齋周易曰利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

養正武學曰講藝

六年 宋靖和元年 以胡宗旦權知直翰林院 宗旦

宋福州人嘗為大學生聰敏博學能文遊兩浙仍寄商船而來王寵顧優厚驟登清要然頗進

壓勝之術王不能無惑焉

七年參知政事文冠卒謚章敬 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

執節不撓嘗為西北面兵馬使與女真屢戰有功

門下侍中尹瓘卒謚文肅 瓘坡平縣人少登科好學手不釋卷雖在

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

流僧統窺于巨濟縣 窺文宗子住俗離寺財累鉅萬厚施於人人多歸附

或告交通外人圖不軌故及未幾死坐流者右丞金仁碩等八九人

召前員外郎郭輿輿以烏巾鶴氅常侍禁中從

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復微行至

所居置酒論文 史臣曰輿盜竊官妓詐稱仙去則奸盜之雄也以婢為伉儷不

娶無後則亦不孝之大者也

九年參知政事庾祿崇卒 祿崇以儒術進性正直在官以公忠自許

未嘗屈已從人雖為宰相衣服第宅如布衣時

王詣國學爵獻先聖先師命翰林學士朴昇中

講書說命百官及生員七百餘人立庭聽講各

進歌頌王製詩宣示左右令和進

十年生女真完顏阿骨打稱皇帝國號金紀元

收國

其俗如匈奴無城郭無文字能控弦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嘗服事契丹及我

朝其先平州僧今俊或曰平州僧今幸之子克守入女真娶其女生太師古乙古乙生太師活

羅活羅多子長曰劾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死劾里鉢長子烏雅東嗣位烏雅東卒弟阿骨打立

中書令崔思諷卒

思諷冲之孫力學擢科所至有聲績為相論議務存大體

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心終始

不替

左遷知制誥崔瀾為春州府使

王幸西京置酒大同江與侍臣

唱和瀾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口詩人多輕薄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

好經術安事雕蟲有一詞臣乘隙誹之曰瀾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黜之

平章事吳延寵卒謚文襄

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

文早擢科第飭躬勤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當官持論務祛時弊未嘗以私害公

十一年作清讌閣于禁中選置學士直學士直

閣

金緣作記洪灌書之

朝夕講論經籍後以清讌閣在禁

中學士直宿出入為難又置寶文閣移清讌閣

學士充之加置待制

王命金綠朴景仁

舊名景緯

及寶文閣學士註解貞

觀政要以進

十二年改抱州為義州防禦使以鴨綠江為界

置關防

金兵攻遼耶律寧興常孝孫等移牒我寧德城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之遂泛海

而遁我兵入其城收兵仗錢穀甚多

簽書樞密院使金黃元卒

黃元自幼好學登科文詞推為海東第一

性清勁不附勢與李載同在翰林齊名時契丹使至黃元伴內宴口號有鳳含綸綉從天降鰲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然二人皆學古文不隨時態宰相李子成惡之謂必註誤後生斥為京山府使有吏捕殺人強盜以至熟視之以為非賊趣令放之僚佐力爭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嘗奉使于遼道見北鄙大飢人相食請發粟廩賑之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後女真侵遼來遠抱州二城食盡以財減價買穀于我邊吏禁民貿易黃元上疏曰幸

災不仁怒鄰不義請糶二城兼許貿易不報及卒金富軾請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

李資諒使宋至汴京帝親賜宴內殿製詩示之

命和進資諒即應制帝大加稱賞及還密諭曰

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招引數人來資

諒奏曰女真夷獠中最為貪醜不可通有幸臣

聞之言于帝曰女真珍奇雜出高麗交通貿易

不欲分利他國故沮之遂遣使交通致靖康之

禍

入宋進士權適趙奭金端中親試隨李資諒還

帝賜御製手札褒送其同時赴學康就正甄惟底死于宋

召清平居士李資玄赴行在時王幸南京資玄中書

令于淵孫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忽棄官入春

州清平山葺文殊院居之嗜禪悅道逍遙自樂

王累徵堅不就其上表有以鳥養鳥庶無鐘鼓

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之辭王知不可

致特幸南京遣其弟資德往諭乃赴召仍命留

三角山及再見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

欲王待遇特厚固請還山賜茶香法服以寵之

十三年宋重和元年 金天輔二年以李資謙判吏部事

王妃李氏薨資謙之女謚順德王后王屢舉哭臨及

葬親祖送于神鳳門外

十四年始於國學立養賢庫以養士國初肇立文宣廟於

國子監建官置師至宣宗時將欲教育而未遑

王銳意儒術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八人武學十七人選名儒為學官博士講論經義以教導之文風稍振

增築長城三尺金邊吏發兵止之不從金主勅

邊吏毋得侵軼生事

十五年王命黜赴制科國學生高孝冲下獄時

玲瓏過雲等以善歌屢承恩賚孝冲作感二女詩以諷之舍人鄭克永言於王王不悅故黜之

下獄胡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

初入佛骨于禁中初王字之使宋還帝以金由盛佛牙頭骨以賜

參知政事林景仁卒景仁三為諫官言論鯁直無所依違

十七年宋宣和四年御紗樓召文臣等刻燭賦

牡丹詩安寶麟為第一時康日用以能詩名王

頭白老翁看殿後眼明儒者倚欄邊袖藁伏御溝中王取見之曰所謂曰頭花鈿滿面不如西

耕施半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弘嗣卒弘嗣起自寒微以文行聞性貞介寡

欲朝無黨與居家不言公事妻子未嘗見其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然務苛察見人小過

輒不忘十七年王薨太子幼李資謙順德王奉太

子即位史臣曰睿宗志存拓境僥倖邊功歆慕華風信用胡宗旦頗惑其言然知用兵

之難棄怨修好使隣境感慕來服恤鰥寡養耆老開設學校教養生員置清讌寶文兩閣日與

文臣講論六經偃武修文欲以禮樂成俗云

仁宗恭孝王諱楷字仁表睿宗子母順德王后李氏

元年金太宗天會元年詔曰李資謙於朕為外祖其班

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令大臣侍從會議學士

鄭克永等議當上書表不稱臣及大宴會不與

庭賀徑詣幕次拜上答拜而後坐殿眾議雷同

獨金富軾上議非之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

資謙奏曰臣雖無識今觀富軾之議實天下之

公論也微斯人羣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之

詔可富軾議略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

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

令言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

父若無尊號不可令人主拜故後漢獻帝皇后

父不其侯伏完鄭玄議曰在京師禮事出入宜

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室父母則從子禮故

伏完朝賀公庭如眾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

又東晉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博士徐禪依

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

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

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况外祖乎云云

以金緣判秘書省事監修國史緣有文名清節睿宗深器之擢

置宰輔恩禮優重及王幼冲嗣位外戚用事緣

漢陽公李資謙殺中書侍郎韓安仁流甘勿島殺之安仁

力學善屬文以侍學舊恩密近用

事遽乘勢謀軌資謙以至於敗

流御史臺事李永於珍島永安城郡吏仲宣子幼勤學登第歷臺諫

史館以安仁妹壻被流聞其母將沒為婢嘆曰

吾內省不疚故忍死待時老母以予故沒為賤

隸吾何苟生乃飲酒一斗憤懣死資謙遣衛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瘡者就禱則愈後資謙敗其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事永天資方直不為權貴所撓

以崔弘宰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拓俊京為吏部

尚書參知政事

二年李資謙母金氏死

金氏以女故封三韓國太夫人性貪吝抑買市

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市人相賀

李資謙流崔弘宰於昇州禱地島

弘宰善射御資謙畏圖己

流之

李資謙釋喪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諸僚

綴行陳賀天乃大雨雷電市道水深一丈震迎

恩館

資謙以母喪去位王遣使册功進爵朝鮮國公仍加諸子之美之彥之甫之允之元

及僧義莊爵追封祖考朴昇中媚資謙議曰告墳日當賜樂金富軾以為丘墟之地素服從事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為仁壽節富軾以為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始稱節千秋未聞人臣有稱節者

李資謙納第三女於王天乃驟雨大風拔木

三年李資謙又納第四女於王天乃大風雨

史臣

日資謙去年納第三女今年納第四女昔魏公操窺伺漢鼎納三女於帝為貴人宮中動靜無不先知今資謙之計即操之計資謙曾信圖讖李氏得國之語蓄無君之心非一朝夕

清平山人李資玄卒

資玄生長富貴夤緣戚里乃厭紛華愛閑適棄官入

山以終其身然性吝多蓄財貨舉物積穀爲一方農民所苦

四年內侍祇候金粲錄事安甫鱗等與同知樞

密院事智祿延

蔡文會孫

謀誅李資謙拓俊京

資謙子之

元妻父與其弟俊臣用事

率軍入宮先誅拓俊臣等資謙俊

京聞變舉兵犯闕

朴昇中子深造自宮溷中出徑至資謙第告宮中事狀

焚燒宮禁殺甫鱗祿延及僕射洪灌樞密院事

金縝

縝赴火死

侍衛臣僚皆被殺流粲於遠地遷王

於重興宅西院

史臣曰資謙之惡極矣其亡可立而待祿延等欲除君側之惡

而智小謀淺卒至殺身亂國昔唐李訓鄭注欲鋤翦宦官而不能克禍及國家其事略同

李資謙謀反王命崔思全拓俊京討之流資謙

及妻子支黨

朴昇中朴處爲之冠

於外

資謙欲圖不軌進毒餅中妃密白王

王以餅投烏鳥斃又送毒藥妃奉椀陽蹶而覆之妃卽資謙第四女也俊京與資謙構隙思全

又乘間說之俊京乃決策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趙毅以示之俊京卽以示尙書金珣珣泣曰

有旨如此義當死事俊京與珣率將校僚吏僕隸入宮奉王以出御軍器監嚴兵衛召資謙流

之斬其將軍康好高珍守皆資謙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子姪流之

召還金

粲

後改名安

爲殿中內給事賜洪灌金縝智祿延子

壻爵一級

王廢二妃李氏納任元凱女為妃

妃誕夕其外舅李瑋夢黃

大旗豎於其第旗尾飄縈於宣慶殿鷓尾及筭婚夕妃暴疾謝遣其人卜者占病曰必為國母李資謙惡之斥元凱為開城府使其倅夢府使廳棟梁折作大竇黃龍從竇而出又王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拓俊京解之曰荏者納任姓后妃之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瑞也黃者皇也葵者揆也皇王執道揆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果驗

五年

宋建炎元年

拓俊京恃功跋扈王忌之左正言

鄭知常上疏略曰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二月

之事萬世之罪也於是流俊京於岳墮島

文公美韓安中文公裕皆召還復職

資謙所流者也

門下侍中金仁存卒諡文成

初名緣上琦之子性明銳少登科老

不釋卷一時詞命多出其手有文名清節

六年宋高宗遣刑部尚書楊應誠等來諭假道

迎問二帝於五國城王答應誠書曰若使節假

道入境金必猜疑生事不敢奉命且附表以謝

應誠等不受而去

王幸西京

時妖僧妙清日者白壽翰以不經之說眩惑眾人鄭知常深信之以為上

京基業已衰宜移御西京金安洪彝敘李仲孚文公仁林景清從而和之

移林原驛作新宮

妙清言林原乃大花勢若立宮闕御之可并天下故有是

迎佛骨置仁德宮

忠州人劉挺弒其父中書門下奏請降州為郡
王問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弒父者殺
其人毀其室洿其宮而止耳降州為郡非古法
也允之

八年左遷侍御史高唐愈為工部員外郎初資
謙之亂朝臣皆脅從失節其支黨夤緣苟免至
宰輔者多唐愈屢上書斥之曰雖聖上寬大掩

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其言
不忍盡棄大臣左遷奪臺職唐愈改名兆基

禁諸生治莊老

十年

宋紹興二年

守太尉金富侂卒

其先新羅公族

富侂入

侍寶文閣討論經史雄辨折衷人莫之敵文亦
華瞻睿宗以富侂富軾富轍皆為文翰侍從封
其母太夫人歲賜廩粟母以為既得諸子祿養
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富侂為人寬厚儉約不
事產業

任元凱上書請誅妙清等以絕禍萌不報

初王之幸

西京也妙清等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熱油沉於大同江油浮出水面望若五色妙清等以為神龍吐涎時有業油贍者告曰熟油泛水則有異色於是使泗者索得乃知其詐

左遷平章事崔弘宰為守司空右僕射

弘宰納貨賣官

諫官崔惟清等上疏斥之

十二年六月震西京大花闕乾龍殿

史臣曰仁宗身經李

拓之亂而復為妙清嬰弄何哉天之警告未嘗不惓惓懇至

十三年妙清柳岳

丑減切

與西京分司侍郎趙匡

等矯制囚留守員僚凡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

賤皆拘之遣兵斷岳嶺道劫發諸城兵反國號

大為改元天開自號天遣忠義軍王命平章事

金富軾等討之富軾臨發議於諸將曰鄭知常

金安白壽翰實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

使勇士曳出三人於宮門外斬之

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

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託以內應殺之

乃奏至金郊驛諸將佐皆

欲倍道疾馳掩賊不備富軾以為賊矯制徵兵

列城狐疑莫辨真偽不若引軍間道繞出賊背

告諭逆順徐以大兵臨之萬全計也遂引中軍

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相次而行於是逆賊趙匡斬妙清柳昂以降使分司官尹瞻等請罪兩府及臺諫俱請梟三人首於市下瞻等獄匡等聞之復反富軾欲起土山以臨賊城而攻之將佐尹彥頤曰曠日持久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擊可以成功於是富軾勅諸軍踰城進攻賊兵大潰趙匡自焚死誅賊魁崔永及其黨分司官不附賊者並原之西京平

平章事金珣卒

珣起自胥吏雖無學識清慎有幹能其女嫁李資謙子之甫不

以姻婭附資謙及與拓俊京謀執資謙而不伐其功

詔曰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此聖人貴人

賤畜之義也今法官論殺牛准殺人之罪斂面

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罪罪之

貶尹彥頤為梁州防禦使

彥頤父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文不工王

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嫌之後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精於易問難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至是彥頤為幕下富軾奏貶之

知樞密院使金富儀卒

即富轍也以文學特被眷倚擢授翰林學士王

嘗問以邊事富儀引文彥博之言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妙清請營新宮又上疏極言其

不可性坦蕩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逸

以金若温爲侍中

若温性恭儉廉正力學歷任中外人皆便之與李資謙爲

堂兄弟亦不相比位雖華顯未嘗以富貴驕人

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

沆性穎悟好學中第久爲內侍掌奏出納惟允

且不附李資謙嘗勸王讀書及卒家無甌石之儲諡文安

十七年

金天眷二年

門下侍郎崔思全卒

思全初以醫術進論

拓俊京去李資謙以功驟登宰司思全有二子曰弁曰烈思全賜金壘各一及沒妾竊其一弁

怒欲鞭之烈曰此先君所愛當傾家產而恤之况此物乎遂以所得壘遺弁王聞而嘉之御書

賜名曰孝仁

二十二年

金皇統四年

賜金敦中等二十六人及第

敦中富軾之子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爲第

一敦中年少氣銳後因宮庭除夕儻禮以燭燃

牽龍鄭仲夫髯仲夫手搏辱之富軾怒白王將

縛拷仲夫逃免遂嗾敦中

史臣曰敦中燭仲夫髯以啟武臣叛亂之

心韓賴批紹膺頰促成武夫篡弑之禍小人之能亡國敗家如是何可不遠之有哉

二十三年政堂文學李之氏卒諡文正

之氏公壽之子

擢第拜正言持論公正與李資謙爲族亦不相比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政事爲一時之傑

然嗇吝財賄父沒不分弟妹家奴肆橫不能禁制

二十四年王疾太漸傳位於太子暉薨太子卽

位

史臣曰仁宗幼冲卽位使奸兇跋扈毒流三韓又深信浮屠貽害生民惑於妙清等陰陽

之說卒致西都之反逆蓋以天性一於慈愛優游不斷故耳然其不喜遊宴減省宦豎恭儉以

飭身誠信以交鄰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黃習遠伯傳校

朝鮮史略卷之三

終

